

亂世情真

《哀樂同歌》之（二）：耶利米哀歌 1:9-22

引言、請還信仰一點「凌亂」

在「神學界」中，有一門神學叫做「系統神學」，顧名思義，就是想把信仰「整理」或「歸納」為一個條理清晰邏輯分明的「系統」，譬如先概分為上帝論、基督論、聖禮論等若干個範疇，再羅列上帝有幾多種屬性，基督有多少個身份，主餐有哪幾重功用之類。

平心而論，我並不完全反對「系統」，畢竟，兩吋厚的聖經，說她博大精深當然可以，說她包羅萬象也未嘗不可，不過，所謂博大精深與包羅萬象，另一種講法，往往就是「雜亂無章不成系統」，不免使人暈頭轉向望而生畏。所以，將聖經稍稍整理簡化，先給人一個輪廓或大概，作為信仰的一個「入門」或「起點」，也有它的道理和需要。特別是針對老弱婦孺，我從來都不反對向他們「權宜」地傳講「簡化版」的信仰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我都反對將甚麼「系統」作為聖經真理，或說基督信仰的「結論」或「終點」，因為真實的人生，真實的人性，真實的人間，總是具體的、立體的、多層次的，更傳神的講法，是「**混亂**」的、是「**凌亂**」的。

不過，「不幸」得很，絕大多數的「宗教人士」，譬如「牧師」和「學者」，都是最不能忍受「**混亂**」和「**凌亂**」的人，他們要「紀律」、要「原則」、要「系統」、要「黑白分明」。日積月累，物換星移，結果，「紀律」、「系統」、「原則」都有了，但是，真實的信仰、真實的聖經，就都被「剷割」而「死」了。所以，如果我們要「救活」信仰和聖經，唯一的「救法」就是「**還信仰一點凌亂**」。

我的意思是，聖經若是「雜亂無章」的，就「尊重」她的「雜亂無章」，不要 cut 頭 cut 尾改頭換面使她變得不再「凌亂」，因為，你一旦 cut 頭 cut 尾改頭換面，你就一定已經使用了一把**聖經以外**的「剪刀」（價值觀、信仰觀之類）將聖經「剪裁」，那麼，最高權威就肯定不是聖經本身，而是你手上的那把「剪刀」——你信的是它，而不是聖經！總而言之，**相信聖經只得一種信法，就是「不加剪裁」地相信她，包括接受她的「凌亂」。**

你或會說，這樣「亂糟糟」怎能信呢？——誰告訴你「亂糟糟」就不能信呢？這世界，除了「0101」這種最「**低階**」的電腦語言外，所有語言都有「亂糟糟不成系統」的一面，越是「**高階**」的語言程況就更甚。聖經——上帝的啓示，她是「最高階」的語言，所以，她「亂糟糟不成系統」的程度，就一定無與倫比，故此要把她「約化」為「0101」似的「系統語言」，簡直就是對聖經的大侮辱。

今天，我會透過《耶利米哀歌》一章九至廿二節，告訴大家，聖經既是何等的「亂」又是何等的「美」。她的深情厚義，正正就是寄寓在她表面上的一片「亂糟糟」之中。我們就首先看看其中的兩個顯而易見的「**亂象**」。

一、亂象之一：誰之過？

第一個明顯的「亂象」，是先知對於耶路撒冷之所以會遭受到敵人圍困、燒殺和劫掠的慘痛境遇，在短短的半章聖經裡，有非常「混亂」甚至「矛盾」的「歸因」——即是，究竟是誰造成這個悲慘局面的呢？

先知首先用比較一般的、常識的、現象上的講法，說這個慘況是「仇敵」（這處境下指的是巴比倫人，亦即經文中的「外邦人」）所一手造成的：

⁹.....她（指耶路撒冷）說：耶和華啊，求你看我的苦難，因為仇敵誇大。¹⁰ 敵人伸手，奪取她的美物；她眼見外邦人進入她的聖所——論這外邦人，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會中。

不過，先知筆鋒忽然一轉，忽然之間，又說到在「幕後指使」的原來「另有其人」：

¹²...耶和華在他發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？¹³ 他（指耶和華）從高天使火進入我的骨頭，剋制了我；他鋪下網羅，絆我的腳，使我轉回；他使我終日淒涼發昏。¹⁴ 我罪過的軛是他手所綁的，猶如軛繩縛在我頸項上；他使我的力量衰敗。主將我交在我所不能敵擋的人手中。¹⁵ 主輕棄我中間的一切勇士，招聚多人攻擊我，要壓碎我的少年人。主將猶大居民踹下，像在酒醉中一樣。...¹⁷ 錫安舉手，無人安慰。耶和華論雅各已經出令，使四圍的人作他仇敵；耶路撒冷在他們中間像不潔之物。

原來，這個「幕後黑手」就是耶和華——以色列人自己的上帝，是祂在親自「統籌」整個滅城亡國的行動，所謂「仇敵」原來是祂手下的「工具」。不過，忽然之間，先知又再筆鋒一轉，又說到上帝會這樣「重手」，背後的背後，原來還是「另有其人」的：

¹⁸ 耶和華是公義的！他這樣待我（指耶路撒冷），是因我違背他的命令。...²⁰...我心在我裏面翻轉，因我（曾）大大悖逆。在外，刀劍使人喪子；在家，猶如死亡。

這個「另有其人」原來就是以色列人自己，是因他們自己「違背祂的命令」，又「大大悖逆」上帝，才會招致上帝要使他們滅城亡國的大憤怒和大審判。

好了，短短十二節（9-20）的聖經裡面，先知就已經將耶路撒冷滅城亡國的遭遇作了三重的歸因——第一重是敵人造成的，第二重是上帝「指使」敵人造成的，第三重是自己的罪招致上帝「指使」敵人進侵所造成的。

本來，若先知的講法就此停住，那還不算太亂，因為說上帝借助某些事件（譬如地震）或人物（譬如敵國）來「懲罰」自己，這是基督徒常有的一種「講法」，大家至少表面上接受，或至少接受有這種「可能」。但問題卻出在以下這兩節：

²¹...我的仇敵都聽見我所遭的患難；因你做這事，他們都喜樂。你必使你報告（意指事先宣揚或曾經應許過）的日子來到，他們就像我一樣。²²願他們的惡行都呈在你面前；你怎樣因我的一切罪過待我，求你照樣待他們；因我歎息甚多，心中發昏。

上文，明明說「仇敵」是上帝「指使」來的，又說自己被責罰是「該當」的，那就應貼貼服服接受懲罰，不要多事。但是，怎麼這裡忽然又反口，還「算起舊賬」來，要上帝「報應」他們的「仇敵」，要追究他們本身的罪行，還要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？這樣一來，先知對於耶路撒冷城破亡國的歸因，就不免混亂，前言不對後語了。究竟，耶路撒冷的城破亡國，應該算是「誰之過」呢？——這是經文中第一重的「亂象」。

二、亂象之二：跟誰看？

先知不僅對於耶路撒冷城破亡國「責任何在」的立場上顯得混亂，事實上，在短短十四節經文裡，他的「觀點」就已經有過許多次相當奇怪的「跳躍」，叫人無所適從。

先知最先用「耶和華」的「觀點」來看，請上帝看看「仇敵」怎樣虐待祂的子民，又看看祂的子民慘成甚麼樣子：

⁹...她說：耶和華啊，求你看我的苦難，因為仇敵誇大。¹⁰敵人伸手，奪取她的美物；她眼見外邦人進入她的聖所——論這外邦人，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會中。¹¹她的民都歎息，尋求食物；他們用美物換糧食，要救性命。他們說：耶和華啊，求你觀看，因為我甚是卑賤。

接著，先知卻轉換了用「過路的人」的「觀點」來看，請他們看看耶路撒冷的慘況，看看上帝如何對自己的選民都「不留手」：

¹²你們一切過路的人哪，這事你們不介意嗎？你們要觀看：有像這臨到我的痛苦沒有——就是耶和華在他發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？¹³他從高天使火進入我的骨頭，剋制了我；他鋪下網羅，絆我的腳，使我轉回；他使我終日淒涼發昏。...¹⁸耶和華是公義的！他這樣待我，是因我違背他的命令。...

再下來，先知更擴而充之，呼籲「眾民」（全世界）來看看他們亡國被擄的慘況：

¹⁸...眾民哪，請聽我的話，看我的痛苦；我的處女和少年人都被擄去。¹⁹我招呼我所親愛的，他們卻愚弄我。我的祭司和長老正尋求食物、救性的時候，就在城中絕氣。

到最後，先知又「跳回」最開首的「上帝觀點」，不過，卻不只請上帝看他們的苦況，還請上帝看看他們的敵人怎樣「幸災樂禍」和「其身不正」，記得一定要報應他們：

²⁰耶和華啊，求你觀看，因為我在急難中。我心腸擾亂；...我的仇敵都聽見我所遭

的患難；因你做這事，他們都喜樂。你必使你報告的日子來到，他們就像我一樣。
²²願他們的惡行都呈在你面前；你怎樣因我的一切罪過待我，求你照樣待他們...

記述同一件事，短短的十四節經文，「觀點」怎麼要「跳」來「跳」去呢？就像一段半分鐘不到的電影畫面，忽然「主觀鏡頭」，忽然又「客觀鏡頭」，忽然「高角度」，忽然又「低角度」，忽然一個「廣角鏡」，忽然又來個「大特寫」，搞得人看到眼花瞭亂，暈頭轉向呢？

先知啊！你究竟想我們「跟誰看」，即是從哪個人的「觀點與角度」來看（或說理解、感受、評斷）你想說的意思呢？——這是經文中第二重的「亂象」。值得思想的問題是，先知的「立場」與「觀點」為甚麼「亂」得這樣不成樣子？

面對這些「亂象」，我疑心許多「宗教人士」的「處理」方法，就是把亂得「偏離」所謂神學「正統」或基督徒「體統」的看法，譬如太強烈的「復仇主義」一腳踢開，視為「例外」或「個別事件」，即是「可以不理」，又將經文中十分雜亂的「觀點跳躍」，視為不過是一種「修辭手法」而已，意思是「沒甚麼的」，即是，都是「可以不理」的。如此這般，經文經過這樣的「高溫消毒」和「多重過濾」後，就正統過正統，體統過體統，一點都不「亂」了。不過，這樣一來，還「剩下」甚麼「聖經」？不如讀「系統神學」算了。

告訴大家，這種「正統主義」對聖經的破壞，至少不下於任何異端的殺傷力。我們若要真正明白聖經，回歸信仰，別無他法，就是要「尊重」經文原原本本的「亂象」——不是去刪削它們、無視它們，而是去感應它們。

當然，你或者會問：一片混亂，如何感應呢？又可以感應到甚麼呢？其實，你只要用點心肝看，你最少可以感應到兩樣「信仰至寶」：一是「亂中有情」，一是「亂中有義」。請看下文分解。

三、亂中有情：亂世無情人有情！

大家試過「心亂」嗎？試過「亂」得胡言亂語、手足無措嗎？試過「亂」得意亂情迷、夜不成寐嗎？試過「亂」得胡思亂想，神不守舍嗎？.....如果你沒有試過如此「心亂」，哪麼你一是「聖人」、一是「超人」，一是「根本不是人」。

想想，先知生逢亂世，目睹城破亡國、同胞遇害，血流成河、屍橫遍野的慘況，可以不亂嗎？先知身為以色列人，想到國家昔日的風光與今天的折墮，如此巨大的落差，可以不亂嗎？先知更想到他們本是上帝選民，帶著無比祝福而建國，今天竟落得如此收場，見這樣更大更大的落差，可以不亂嗎？先知是上帝僕人，為上帝、為百姓苦口婆心了幾十年，結局卻還是不堪如此，可以不亂嗎？——心亂之極，於是乎胡思亂想，於是乎胡言亂語，又有甚麼奇怪呢？

我們可以不「亂」，或說可以這麼「理性」、「冷靜」、「有條理」，我疑心，第一是因為「僥倖」，我們還沒有生在非「心亂」不可的世代；第二是因為「冷血」，對不是自己親身經驗到的不幸，統統都無動於中，都若無其事。總之，稍有天良，稍有一點同情心的人，見人間苦罪，都不免於常常「心亂」，更何況，先知真是生逢亂世，並且要以一個最痛苦的身份——上帝的代言人——生逢亂世呢？請看看聖經如何描述先知的「心亂」：

¹³ 他（指耶和華）從高天使火進入我的骨頭，剋制了我（既指耶城，也可指先知自己）；他鋪下網羅，絆我的腳，使我轉回；他使我終日淒涼發昏。...¹⁶ 我因這些事哭泣；我眼淚汪汪；因為那當安慰我、救我性命的，離我甚遠...²⁰ 耶和華啊，求你觀看，因為我在急難中。我心腸擾亂；我心在我裏面翻轉...²²... 因我歎息甚多，心中發昏。

先知的心實在「亂」到幾乎「神智不清」，就像一個因為身處於槍林彈雨下，甚至因為突然中槍，故此連攝影機也拿不穩的攝影師，他所拍出來的畫面，又怎能不左搖右擺，忽遠忽近，亂不成象呢？不過，這個「亂象」卻並非沒有信息的，因為，這個「亂象」正可告訴你攝影師的危險狀態，以及他正身處於怎樣凶險的現場環境。

請大家動心動情地想想：你如果經歷過極大的慘變（譬如晚年喪子），你不會對著「不同對象」，將同一件慘事說完又說麼？你剛剛對某甲說完「你來看我多慘」，轉過頭來又對某乙說「你來看我多慘」，到沒有人肯聽你訴苦了，那就不相識的路人丙，甚至對著「空氣」或自言自語，你也要重述你的慘痛經歷。先知不停轉換「觀點」卻講述同一件事，正是人同此心而已。事實上，從《哀歌》中的這些「混亂」之中，我們更加可以感應、共鳴到先知的痛苦是何等的蝕骨傷心——這卻是明明白白，一點都不「亂」的重要信息呀！

不過，大家卻又不要以為先知的「亂」只有這麼一重意義，就是他不幸生當亂世，而自己又是一個「多情人」的緣故。若只是如此「膚淺浮面」，先知就不成其為先知了。因為先知之為先知——上帝的僕人，必定不僅只有一般人都可能有的「情性」，還要有一重獨特的「靈性」。這「靈性」就反映於他在「亂象」背後，仍然能看得出「上帝的義」。

四、亂中有義：亂世無義神有義！

首先，先知會從多個「觀點」來講述耶路撒冷的淒涼苦境，不僅是因為「心亂」而要不斷胡亂找人來「傾訴」。因為他所傾訴的對象，大家細心感應，便會發現他是或有意或無意地經過「選取」的：

⁹...她說：耶和華啊，求你看我的苦難，因為仇敵誇大。...¹¹...他們說：耶和華啊，求你觀看，因為我甚是卑賤。

先知多次請求「耶和華啊，求你看.....」，這是因為先知十分知道「成我者上帝，敗我者上帝，救我者亦上帝」，正所謂「解鈴還需繫鈴人」，唯有「上帝肯看」，亦只有「上帝會看」，他們才會再次蒙恩得救的希望。

先知又說到請「過路的人」以至「眾民」都來「看」以色列人的慘況：

¹² 你們一切過路的人哪，這事你們不介意嗎？你們要觀看：有像這臨到我的痛苦沒有——就是耶和華在他發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？...

¹⁸ ... 眾民哪，請聽我的話，看我的痛苦；我的處女和少年人都被擄去。¹⁹ 我招呼我所親愛的，他們卻愚弄我。...

前面說到，「成我者上帝，敗我者上帝，救我者亦上帝」，都不關「過路的人」以至「眾民」的事，請他們都來「看」幹嗎？——**正所謂「家醜不出外揚」，這樣叫別人來看豈不是「失禮外人」？**——對，這個其實正是先知對以色列人一個極之沉重的「譴責」，就是他們不早想思自己的結局，搞到這樣敗落收場，絕對是「丟人現眼」、「辱沒家門」，是由亞伯拉罕開始，祖宗十八代的臉都給他們丟光了的大醜事。

但請大家記得，先知不是在「搞」修辭，搞甚麼「多角度敘事手法」。這是發自他內心深處的真實信仰，幾乎是不自覺地喊出「耶和華啊，你來看」和「路人啊，你們來看」的呼喚的。後者，反映先知對以色列人的失敗是如何「辱沒家門」的沉痛感受，前者，則反映先知對上帝責罰的順服與上帝最終還是會施以憐憫的信心。容我再說一遍，**這些「寫法」是發乎先知既深刻又細緻的信仰心靈，不是一種泛泛的修辭手法，更不是因為要配合「正統神學」才要這樣寫的。**

總之，先知確是「心絮」很亂的，但是，祂最深層的「靈性」卻並不亂，所以，他發乎真情本性，似乎毫不用力，自然而然，甚至好像「胡言亂語」的「寫法」，竟都「暗合」他對上帝、對真理的真實認知和真正信仰——是**從心而出**的真正的正統信仰！

不只於此，先知對耶路撒冷城破亡國的歸因的表面混亂和前後矛盾，也同樣「暗合」先知整全和真實的信仰。

²¹ ... 我的仇敵都聽見我所遭的患難；因你做這事，他們都喜樂。你必使你報告的日子來到，他們就像我一樣。²² 願他們的惡行都呈在你面前；你怎樣因我的一切罪過待我，求你照樣待他們；因我歎息甚多，心中發昏。

先知既知「仇敵」是上帝「指使」來的，又說自己被罰是「該當」的，但怎麼末了忽然反口，要上帝「報應」他們的「仇敵」，要追究他們的罪行，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呢？

這裡其實沒半點矛盾，就是先知始終相信：**耶和華是唯一的終極的公義執行者**。因為他如此相信，他就知道今天的遭遇一定是來自上帝對以色列人的罪惡的「報應」，就不敢反抗和埋怨上帝。也同樣，因為他如此相信，所以，當他發覺敵人「執行」「報應行動」的時候過了火位，或別有用心，或幸災樂禍，或他們根本其身不正罪行更重，他就相信上帝終必會對他們有所報應，不會含糊了事。又是同樣地，因為他如此相信，所以，即使以色列人眼下受到的「報應」似乎「報過了頭」，責罰過重，但是他還是不敢即時反抗，而寧願

暫時忍受，直等到最後從上帝而來的發落和伸冤。——看到嗎？此中包含的其實是非常前後一貫，毫不混亂的上帝信仰，就是先知對上帝的義，始終堅信不移。總之，接受現在的受罰，相信敵人終必同得報應，忍受暫時「過份」的報應而等待最後平反，是同一種信仰在不同層次上的體現，本質上完全一致。

在一片心如絮亂，表面上胡言亂語之下，先知卻是靈裡清明，參透萬事的。《哀歌》呈現出來的，既不是氾濫成災的「情緒」，也不是冰冷無情的「神學」，而是情義相關、情義共融的真正信仰。

結語、情真義真，自然不亂

先知能「亂」，因為他自己有情，也相信上帝更有情。生逢苦罪人間，有情的人又怎能心不亂？先知又能在「亂」中「暗合」他的所信而「絲毫不亂」，因為他自己有義，也相信上帝更有義。他能觀透天外，故而「心」亂而「靈」並不亂。

至於那些連「心」都不亂的人，不是因為他們「靈性」更加高超，而是因為連「人性」都沒有，或說，連人性和信仰最必需的那一點「真」都沒有。讀《耶利米哀歌》都可以心不亂的，還可以算是人嗎？

弟兄姊妹，假若你**做人夠真**——能夠動心，能夠動情，《哀歌》的「亂」就一點都不「亂」，因為你能夠**「與先知同步」**——愛其所愛、憎其所憎，這樣你就很容易「跟得上」**先知的情懷**，還何亂之有？

弟兄姊妹，假若你**信神夠真**——真心信奉、執著上帝的義，相信祂眼下的降罰是合理的，祂最後的伸冤也是必然的，《哀歌》的「亂」也就一點都不「亂」，因為你也能「與先知同步」——信其所信、望其所望，這樣，你就能很容易「跟得上」**先知的信心**，還何亂之有？

總之，只要你能真，你就能與先知的性情與信心「同步」，既同步（步伐一致）了，自然就心心相印，絲毫不亂了。亂，都只因為，你不真！即你的心裡沒有真情，你的靈裡沒有真信，這樣，你根本無法進入「狀態」去感應先知的性情與信心，那麼，不亂才怪哩！

亂世無情，但先知有情；亂世無義，但先知深信上帝有義。情義俱在，「亂」的只會是環境與一時之間的心境和應對，但內裡的信心與靈明，卻仍必穩如泰山，屹然不倒。